南雷集

四

南雷文案卷九

姚江黃宗羲著

林三教傳 己酉

林兆恩字懋勛別號龍江福之莆田人也祖兵部侍郎富父萬仞年十八爲諸生從二氏遊得其大旨遂倡爲合一之說挽二氏以歸儒而婚娶之率吾儒以宗孔而性命之以坐禪之病釋也運氣之病道也支離之病儒也爲說非之棄諸生不就督學朱衡召而詰焉對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衡曰汝做不得巢由兆恩曰周召聽命于天不可必得巢由之做不做在已何不得之有衡終不許命之就學爲諸生都講兆恩曰兆恩隱處六年學宮不削其籍是以諸生之隱隱於山林也今使列於諸生而不責以科舉是

以山人之隱隱於學校也當道請見者抗禮不屈自任爲
孔孟家風嘉靖末流倭入閩兆恩著防倭管見謂不宜淸
野不宜閉城不宜遏糴不宜惜費瀕海以至城邑鄉人各
自團練首尾救應則無地非城池無人非官兵矣不然聚
處孤城適以自困耳當時不能用其言以至於敗兵後積
屍盈野兆恩出家財收瘞至於數萬耿定向督學閩中以
山林隱逸薦於朝不報嘗於靜坐中聞唱青陽洞口弄烟
霞之句以語門人有言武當有青陽洞者買舟遂往至延
平障湖坂雷雨翻空孤舟掀舞葢丹成而出浴也明日登
岸石上有青陽洞三字融然而悟卽日回棹兆恩以艮背
法爲人却病行之多驗又別有奇術能濟人於危急之時
故從之者愈衆自士人及於僧道著籍爲弟子者不下數

千人皆分地倡教所過往觀投拜者傾城单里有司約束之亦不能止也遠近傳疑廵按楊四知將劾治之朝官多爲之解者焚其書板而止已又爲林蕃所告知縣孫繼有名捕兆恩以囚服往弟子不欲兆恩曰令之不以囚服爲辱者卽昔之不以分庭爲抗也二三子從吾久尚不識禮分二字乎繼有卒白其事而謝之萬曆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書數十萬言兆恩之敎儒爲立本道爲入門釋爲極則然觀其所得結丹出神則於道家之旁門爲庶幾焉閩人謝肇淛謂其發狂而死其弟子亦言晚年胸中有物隔礙不措一辭卽朝夕隨侍之人不能識其姓名則又金丹之爲禍也一時勝流袁宗道蕭雲舉王圖吳應賓皆北面稱弟子鄒元標極言其所學之正有爭之者元標曰

講學隨人意見何事力爭袁黃曰早歳讀書多有未解處每於三教集中閱之豁然甚矣諸公之好奇也近日程雲章倡教吳郭之間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參兩篇言儒朱方旦則好言禍福皆修飾兆恩之餘術而抹撥兆恩自出頭地余患惑於其說者不知所由起爲作林三教傳論曰觀兆恩行事亦非苟矣夫周程以後必欲自立一說未有不爲邪者兆恩本二氏之學恐人之議其邪也而合之於儒卒之驢非驢馬非馬龜兹王所謂贏也哀哉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圜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留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筭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

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為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筭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惟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為青州遼東乾為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

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論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擘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已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閩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惟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册其册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舖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

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逊學之說掩之爲已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筭學耳余讀嘉靖閒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逊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筭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逊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逊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逊學以布衣遊公卿閒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逊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巳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賔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賔年十四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賔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賔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

以暑火立論專用寒凉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凉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

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又以應病如應敵作古方八陣爲八畧以破之惜其書晚出倘藏於家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名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盛心也

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黎眉郭公傳 丁巳

郭公正中字大來别號黎眉初名凝之其先自太原徙盬官八世祖太乙精天官之學受業於郭伯玉伯玉者劉青田之高第弟子也祖臯父文範有孝行公生而奇崛不凡叩心法於雲棲學舉業於寓庸屺瞻已又追原家學講求天文曆數壬遁奇門兵機韜畧之術思得一當於世萬曆乙卯以副榜入太學天啓甲子舉於順天時高忠憲公爲御史大夫公受業其門始知學問有所歸宿而於無欲故靜之旨日事體貼有困學記以記所聞一時學者魏忠節黃漳粲何黃如辛復元皆心契之崇禎丁丑銓選公得四川廣安州滇人馬乾得山西代州乾親老不能遠離公曰古人以柳易播之事寧不可再見乎且我固欲以巖疆自

劾者也遂力請相易未赴推舉纂修曆法時言曆者四家原設大統回回而外別立西洋爲西局布衣魏文魁爲東局彼此排擊言人人殊其年十一月庚辰夜望月食十二月乙未朔日食靈臺測驗月食則公法與西法相去止七十餘秒日食則公法與西法相去止六十餘秒各局之法相去至一二分者曆法之驗尤在日之食甚食甚合天合朔始眞西法猶後天一刻五十分唯公獨合公以諸法有所短亦有所長有時離亦有時合會通四家而後可以求無差之定法西人欲主西法而以中法爲佐公欲主中曆而以西洋諸曆爲佐因言自堯舜以迄今日歷歲四千二百七十四年其間修改七十餘次創法十有四家未有專從外國而毀棄　者故西人之崇禎曆書雖成而頒朔

仍行大統者公力持之也然西人有寵於上遂賜公金幣出就原官公雖在曆局而慷慨論列皆天下大計不屑以文史星曆自處卜祝之間其言有從職分之所及者有不從職分之所及者大抵人所不敢言而後言之以爲日月頻食京師地震此寃獄所致宜因熱審之例廣爲寒審清貴人之獄先及罪宗上惻然感動爲之允行此職分之所及者也一言天下之亂由於貪吏欲懲貪吏莫若顯清望之名臣令其表帥百僚風厲有位如劉宗周李日宣黃道周華允誠其人也上曰可一言先儒吳與弼陳眞晟章懋蔡淸王艮羅洪先羅汝芳高攀龍鄒元標九人應祀兩廡上曰從祀大典不得輕議一言銓政之弊官吏皆出項首此直貪之根也上問欲華項首其何道之從公言故事吏

部始進其月旦在同鄉其衣鉢在前任以傀遺爲項首今使方正之大臣保舉可爲銓司者不問知推科道各部俱得攺用亦不定幾省人數則銓司之項首可革矣胥吏甲乙相傳官不爲政以項首爲貲產今使郡縣官保舉小心任事之吏員充賦到部考定名次分役各衙門則胥吏之項首可革矣上命往復久之然而終不能革也又言衞所之軍宜隸有司民壯之設非供役使此皆非職分之所及者也戊寅六月抵代聞京師戒嚴請提兵入衞督撫壯而未之許也代當兵燹之後流民未集公不欲擾之相與休息朞年之間所決罰者二十六事而已公鬱鬱無所見其長喟然曰垂髫讀書錯綜今古嘗懷濟世匡時之畧運會不偶沉頓下僚登埤四顧蕞爾四十里之州疆一望俱盡

此靡士元所以沉酣欲臥而呂望爲之投綸長逝也於是自疏九短一長謂短於干祿短於理繁短於養安短於催科短於馭下短於徇勢短於交際短於營薦短於營陞若夫兩軍相當劍戟相摩決勝敗存亡於俄頃則差有一日之長已矣願掛冠東門而去遂歸壽以邊才起山東沂州兵備道副使南都建公封事皆四鎭所不便東平伯劉澤清上疏劾公下部部亦不敢直公□遜位公亦入閩公之請赦罪宗也思文時在高墻爲吏所困苦因公言而得小挺由此德公恨相見之晩以潛邸故人待之官在六卿然公於喪亂之中變姓名絕音塵獨身往來雖家人亦莫得而詳也閩事旣壞不知所終公生於萬曆辛卯二月十七日于今不過八十六歲耳梅子眞上書報罷一朝棄妻

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姚平仲斫營不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朝廷物色之不可得後有見於蜀中者神龍見首而不見尾若公者焉知其不猶在耶

南雷文案卷十

姚江黃宗羲著

西臺慟哭記註

崇禎戊寅歲讀西臺慟哭記其中多忌諱隱語信筆註釋猶未見張孟兼註也已而見之所云甲乙若丙之人都無確據因爲辨證豈知是後七年而所遇之境地一如皐羽乎則此註不可不謂之讖也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

方鳳云丞相信公開府先生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略見西臺慟哭記其稱唐宰相者託言前朝稱魯公者周文公封魯故言文公爲魯公也景炎元年丙子七月公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至南劍十一月入汀州

所謂開府南服也是歲皐父年二十八〇張丁日稱唐
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爲隴西公之類徐賛民
日先子手鈔謝皐羽詩文一編其慟哭記稱宰相信公
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

明年別公漳水湄

景炎二年正月公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皐父
別公在是歲之春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顔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
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祥興元年己卯皐父別公後二年也公已被執九月北
行有弔顔杲卿詩云常山義旗奮范陽哽喉咽□一
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鋋人世誰不

死公死千萬年睢陽詩云起師哭玄元義氣震天地百
戰奮雄姿鬱妾士揮淚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
令狐潮乃為賊遊說公被執而為以事者忌諱之辭○
危素曰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睢陽
廟非嘗所往來處也義按鉛山縣南二十里有睢陽廟蓋
當時名永豐也危意以公所過者在此然記言別公後
明年則是執後之過非平日之過明矣其詩在指南後
錄癸建康以後又豈永豐之廟哉危為以事二字所誤
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于夢
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艸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
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
府舊治也

德祐乙亥九月公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

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

是歲癸未皐父年三十五公自壬午十二月初九日有柴市之變故每遇諱日皐父必集同志於名臺野祭其下越臺西臺皆是也○張丁以爲是歲在乙酉不知何據其後越臺之哭丁亦云丙戌則是後一年矣記言後四年丁說非也

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

是歲丙戌有别唐玉潛冬青樹引時皐父年三十八林霽山酬皐父見寄詩云行行古臺上仰天哭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

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

是歲庚寅皐父年四十二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

諱其名故稱甲乙甲爲吳思齊字子善子善流寓桐廬故下文云別甲於江宋濂子善傳云思齊與方鳳謝翺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乙爲嚴侶字君友君友奉祖祠家在江岸故下文云登岸宿乙家楊維禎高節先生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丙爲馮桂芳下文云與丙獨歸馮城曰鄧康莊撰曾大父處士桂芳墓誌有云閩人謝翺奇士也

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木意悲憤人莫識○張丁曰甲乙若丙者意爲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時詩可考見也按此旣無實證吳寓桐廬縣馮翁皆睦人無有江干住者記言登岸宿乙家何也丁又曰別甲別思齊也與丙歸者桂芳也桂芳衡同家于睦歲云暮矣不應一歸一不歸也衡爲臯父之門人以乙爲衡則序門人于老友之上矣故知乙爲嚴侶非僅墓誌可證也

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

十二月初九日文公之諱也

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

祠在臺下
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
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五里有東西二臺各高數百
丈以子陵故名釣臺
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
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
始至時臯父年十七
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
南來渰浥浡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
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為
朱鳥兮有咮焉食
杜子美夢李白詩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白生故魂

來則青魂返則黑文公已死故魂來則黑此其異也三統上元至是歲辛卯積年十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一歲在星紀相對南方爲鶉首故雲從南來化朱鳥而有味也方韶卿過皐父墓詩朱鳥食何向記此事也

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喈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憇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

徐贅民曰先子鈔本無榜人始驚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

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

皐父詩云殘年哭知巳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迴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唯應賦

八哀又云總戎臨百粤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棄寒風上薊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隣人亦不存子善有擬古詩云平原一遺老九重未知名臨危觀勁節相視膽爲驚折隊猶舉手龥天閔無成九殞期報國千古猶光晶亦有布衣人烈ヒ死彌貞回風惜往日輝映豈獨清泊ヒ肉食輩泚顙徒吞聲我聞同志士野祭激高情配享遺斯人憂心毎如酲

薄暮雪作風凛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

皇父江上別友詩云相看仍慟哭欲學晉諸賢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朔雲侵別色南雪憶歸年擬共鋤青术無爲俗事牽

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行狀云遊倦輙憩婺睦之江源月泉故與馮桂芳歸睦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

子善入桐廬故江行

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甞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

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一時戰爭諸國興廢倏忽不可以年故表之以月宋亡之時義師迭起皆不能久故

皐父欲著月表以詳獨行全節之事不曰季宋而曰季

漢者亦猶唐宰相之託于前代也

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

諱鑰

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咸淳元年

冬青引註

余曾註謝皐羽西臺慟哭記以未得見張孟兼註爲恨曹叔則出其註示之則頗疏誕余之註若未可縣廢也其註冬青引亦然水閣雨餘因憶舊聞爲之重註非欲以蓋前人也余與孟兼所遇之時不同孟兼之去皐羽遠而余之去皐羽近皐羽之言余固易知也

冬青樹山南陲

蘭亭山在越城之南有天章寺卽冬青所識之地張孟兼云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鄭元祐云林霽山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瘗於東嘉按霽山詩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則已明言葬蘭亭

矣元祐既載其詩乃不深惟其義何其粗也

九日靈禽居上枝

冬青之上有鳥來巢以記異也知者唐玉潛詩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其記事同也謂之鳳謂之靈禽不敢以凡鳥斥言之九日者皐羽過越臺而哭之之時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

尾在析木之次謂瘞年是戊寅也發陵之年羅靈卿云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孟兼亦同之而貝瓊穆陵行以爲至元二十一年周密以爲二十二年八月則是甲申乙酉也陶九成謂元下江南丙子至乙酉立國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發陵事雖辨其非乙酉然無確據何不以

是詩爲證也況皐羽作此在丙戌若是乙酉則相去不及一年其事方新不如此爲追憶之詞矣

根到九泉護龍髓

龍髓卽六陵之骨也王修竹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高孝兩陵則霽山所收餘四陵玉潛與諸人分任之章祖程曰餘骸棄艸莽中霽山以艸囊拾取又聞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購之漁者而得之盛以二函則是霽山所云雙匣猶傳竺國經者一匣爲諸陵棄骨一匣爲理宗之顱與鄭元祐云高孝兩朝骨者相背觀後穆陵之骼得自北平則祖程之說爲謬

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此言收骨之艱難也恒星晝隕言發陵在晝夜不見者

諸人夜往覔骨不能卽得七度鬼戰者凡經七夜或七
歷險事也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
開花時猶鄭思肖望陳宜中從占城至也
山南金粟見離離
蘭亭山後葬處其地多桂知者霽山詩有金粟堆前幾
吠鴉可證九日桂猶未謝故云見離離杜詩金粟堆前
松栢裏謂明皇泰陵在金粟山也故卽以金粟堆爲陵
寢之名
白衣人拜樹下起雲禽啄粟枝上飛
此皐羽自叙與玉潛同拜陵下之景拜起而雲禽飛也
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爲而唐玉潛林霽山

爲之先後益修竹富而好客玉潛霽山皆在其門張孟兼所爲享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元祐所謂背竹籮爲丐者章祖程所謂艸囊采藥則玉潛霽山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實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實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霽山玉潛之上其時仝事不止二人霽山集中有鄭村翁而楊維禎云楊璉眞伽發陵事鄭有陰移冥轉之功則皐羽亦在其中也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唐陸龜蒙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异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窗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杖錫爲石窗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道於二百八十峰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實又

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睿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摭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之惑則有間矣一日石窻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劖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窻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窻者凡石穴多在平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窻也二日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日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賨越鳥皮詩之無雁到峰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日雲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

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況稽物態引聾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窓下失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援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木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鳧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字名之横峰割日哀瀑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

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衰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寧獨此九題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石窓

高閣雲中見四窓一面連梯空尋地穴鍊石舉危天實鏡開霜曉朱簾捲暮烟自從劉阮後康樂亦遥傳

過雲

不雜炊烟色非關雨氣颺神龍眠雪窖山鬼樂幽篁曳杖兜羅重沾衣勃欝香相將過嶺去二十里雲長

雲南

南行雲過盡始見有人家名里今如故遺風昔不差僧留

人外偶桃發自然花盤谷無嫌小山將出路遮谷地名小盤

雲北

北行雲過盡籬落傍僧筵竹筧分僕飲霜鐘起象田磨崖留漢隸鋤石得唐年聞說巖棲者終身昧市廛

鹿亭

鹿亭何自置千古仰仁名久矣忘機械蠢然托死生朝飢開藥院秋冷侍茶鐺總使歸山去長來月下鳴

樊榭

大蘭有故榭昔是夫人居石有藏雲竅溪遊禁銜魚猶疑停絳節時或得仙書此地逢樵獵相親且莫疎其地名孔石石中皆有竅

潺湲洞其下爲洗藥溪

聞說潺湲洞當年隱白君守爐同弟子洗藥委紅裙中積子年雪平分葛堅雲自來聲未絕曾和步虛文

青檽子

何物青檽子空傳上世名野人俱不識山鳥或相爭王樹空垂賦瓊花不別生環岡笑魯望詩句豈真誠

鞠侯

曾到徐鳧境巖形像鞠侯瀑飛聲自苦月影臂如鉤不荅山禽喚空同過客胼前人工賦物遺誤在林丘

七怪

王孫滿之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言川澤山林也嵇叔夜羞與魑魅爭光言昏夜也今通都大邑青天白日怪物公行而人不以爲怪是爲大怪余欲數之而不勝其多漫條七端亦以枚乘七體數限於是也

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逃之釋氏蓋強者銷其耿〻弱者泥水自蔽而已有如李燓避仇變姓名爲傭保非慕傭保之業也亡何而棒篦以爲儀仗魚螺以爲鼓吹寺院以爲衙門語錄以爲簿書撾鼓上堂拈香祝聖不欲爲異姓之臣者且甘心爲異姓之子矣忘其逃禪之始願也是避仇之人而誇鼓刀履豨之技也盍觀之古人乎徐敬業駱賓王爲僧以後音塵不接麗勛復出而爲常通黃巢再現

而爲雪竇亡國之大夫更欲求名於出世則盗賊之歸而已矣

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矜氣節者則罵爲標榜志經世者則罵爲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爲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爲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爲禪學矣濂溪之主静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爲勝東坡所謂墻外悍婦聲飛灰火如猪斷狗嗥者也

應酬之下本無所謂文章而黠者妄談家數曰吾本王李風雅之正宗也曰吾師歐曾古文之正路也究其伎倆不

過以勦襲之字句飾時文之音節耳王李云不讀唐以後書若人亦曾讀唐以前書耶歐曾謂學文之要在志道窮經者若人亦知經之與歐曾其相似在何等乎故其持論雖異其下筆則唯之與諾也有如假潘水爲鄂實別器而薦之曰此殽烝也曰此折俎也吟唱雖異其爲潘水則同也文章豈可假人我不怪其文而怪其以一十分二五也

神仙之有無不可知即有之亦山林隱逸之徒於朝市無與也故其涕唾塵世之事猶塵世之不得不隔絕山林矣彼挾術而干涉朝市者文成五利之流皆妖人耳今之所謂神仙者好言人間禍福作爲隱語皆持兩可應之而福也則人以言福者爲其驗應之而禍也則人以言禍者爲其驗由是傾動朝野押闔乾没子産曰竈焉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彼歎今世之無子產也

有所謂神童者寫字作詩周旋應對於達官之前曾無震怛逢人卽誇某官以我爲門人某官以我爲義子僕從數人爲之磨墨伸紙套數閒熟累月而致千金原其敎法唯令學書大字詩以通套零句拼韻而授之東移西換不出此數十句而已問以四書則茫然不識爲何物也古之童子科限年而讀五經至有夭閼其天年者君子猶然咎其父兄今以敎胡孫禽蟲之法敎其童子使之作僞將奚事而不僞

塟地之說君子所不道就其說而論之今凡三變每變而愈下周官之法止言形法者已爲變矣再變而爲方位形法理之顯者也方位理之晦者也三變而爲三元白法方

位一定不易者也三元白法隨時改換者也其法卽曆書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年爲一元三元凡一百八十年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直年直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此卽太一家釣宮直事也然太一百二十年爲一元三元計三百六十年今三元兩周太一之三元方一周其吉凶何所適從乎太一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融結有常不可同也且年白改換則吉凶亦改換充彼之說以求吉地必一年一改莖而後可是故方位者地理中之邪說也三元白法者又邪說中之邪說矣

鑒之難者以其辨經絡也故傷寒之書疏十二經絡以胍辨之又以見症辨之而後投藥不敢不愼也鄞人趙養葵

著盬貫謂江南傷寒之直中三陰者間或有之間如五百年其間之間言絶無也其説已謬甚然傳徧各經亦不敢自執其説也今之學盬者喜其説之可以便巳更從而附會之以為天下之病止有陽明一經而巳公然號於人人以掩其不辨經絡之愚夫不言巳之不識十二經絡而言十一經之無病猶之天下有九州不言巳之足跡未曾歷九州而言天下無九州也

化安寺緣起 己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正德間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槖列傳槖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剡縣及考城塚則云宋侍郎陳槖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園老梅礧什尙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即爲剡湖僑寓僧寺之即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

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艸廬高第弟子子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埜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蒲花隨處士歸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没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遭明時商颷薄江睹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僖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薙髮皆明初宗匠而眞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自 先忠端公

賜埜化安山子毋遇諸家文集于涉此山者即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具德禮江月其冰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劃地數十畝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崑山歸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於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眞淨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孰爲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

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佯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茲山當
與天壤俱敝自此雲水薖止易以乖名幸矣

辯野史

當阮大鋮之初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在明年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　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舉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手之黃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　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剌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譏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塡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縉紳

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羣小所喪胆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　先公實欲收逐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惟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疎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羣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羣小自爲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覲羣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戸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　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興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

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　先公實有其事也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戊午端陽日男宗羲識

庭誥

昔劉復之求王魯齋先生爲其毋夫人行狀魯齋曰婦人不當有行狀故凡婦人附夫之誌篆只書其夫之姓氏婦不別出其後有書某某同妻某氏合塟者非古法也即特誌婦人書其婦德亦不過數言其後件繫其不踰閫之碎事亦非古法也葉安人之喪兒子百家書行實以呈余曰惡汝欲以是不死其毋乎抑狥世俗而爲之乎魯齋曰顯親之要在立身行道不在乎區區之文也文且不可況文非其文乎無已則按古法而書之曰安人餘姚葉氏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選之曾孫嘉靖乙丑進士郎陽知府逢春之孫萬曆已未進士按察使憲祖之女黃忠端公之子婦黎州山人宗義之婦也山人以職方兼御史徵例封安人生於萬曆已酉辛年六十有八子三人百藥娶李氏柳

氏次正誼娶孫司農之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司馬女娶孫氏子婦法不宜敘今援王元之例女三人長適諸生朱林大理守之子次適任子劉茂林子劉子之冢孫次適諸生朱沆孫男三人孫女四人以卒後中陰之盡權厝化安山禁塋之側安人年十七來歸時天啓五年十二月得奉事　忠端公者三月　忠端公就逮留家訓一章中言汝婦賢孝是安人生而得忠肅之謚也余亦不敢復加優劣汝曹即極力模寫有能增益此二字乎後世即不信今人之文章其有不信　忠端公之言乎不須妄爲蛇足余友鄭禹梅新有文聲持此往告之其必不以世俗之文誣汝也

書澹齋事

澹齋者武林大佛頭寺僧也金陵人嘗以殺人入獄爲獄吏所困苦久之得脫以爲人世不堪無踰於囚遂舍身爲僧發願以濟獄中之人每晨擔粥飯徧行各獄聚囚而飯之旬日則爲具湯沐夏則竹扇疏巾冬則席藁敗絮諸凡菲屨木齒丸子膏藥涼水薑湯驅蚊殺蟲瑣碎當厄之物無不曲體備用囚見其入獄門歡呼如孺子之見慈母焉比戸亦憐其志有所請假使之應手不匱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歲戊戌四月余寓昭慶寺澹齋來求募疏欲泥金佛首余作一偈與之一日澹齋銜袖墮一紙拾之則兩人姓名余驚問此　妻與子也汝何自書之澹齋僞爲不知狀余固問之始曰兩人在仁和獄中嘗因飯囚故習之知

其爲忠臣家屬也今開贖例得四十金則兩人可出矣世路悠悠無可告語書之以識吾願耳余曰此吾輩事也柰何累子時錢虞山亦寓武林余弟晦木往告之以五十金俾澹齋過三日　之子來告得贖歸之他往遷延不决復見收捕然澹齋之心盡矣澹齋貌樸野嘗言靈隱具德上堂某出衆問話具德棒之某却棒不得打具德大怒鞭朴交下死棄山門外待夜下火有菜傭過而識之負去得活澹齋雖然具德其稱之必曰老和尚余面謾之曰子眞不識造化者耶至是而始敬之然從此以後亦遂不相記憶今歲丙辰偶見范文園談叢林事余曰僧中人物未必盡在叢林文園曰某所交如悟玄之拾字澹齋之飯四皆以一事終其身亦異人也余曰所謂澹齋者得非大佛頭

寺僧乎曰然余問近作何狀文園曰噫死矣澹齋自湖上遷城內小菴去年鼓樓火澹齋與焉又遷而卒塔臨平山又曰先生旣識其人盍一言不朽其人俾其刻之塔上余遂諾之爲說者曰令曰獄屋時當完固厚其艸薦家人餉饋獄卒爲温暖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與毉藥夫圜土之設聖人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而救之於未流亦且詳愼哀矜如此故澹齋之所爲皆有司之事也此不爲而彼爲之可嘆哉至其救忠義行任俠吾不得以浮屠目之矣

作文三戒

山林臺閣其文各體嘔櫌酸腸以諾鳳毛組織華蟲以酬飢鼠二者交譏失夫故技古亦有言踰垣掃軌縛腰札脚而工軟語可令竈兒見其底裏南雷松桂㴸溪烟水一墮塵滓恐不可洗

右戒當道之文

文字之衰降爲代言齊梁覇□唐朱雉藩各選上佐亦命王臣爰及今世尺牘寒温亦有著諛求銜謁文割裂王李咄嗟數番儒生胥史雜克下陳嚬笑爲榮風雅寧論此手一辱不可復伸

右戒代筆之文

文章之事豈可假人蚓竅蠅鳴孰不自珍一笑而置卷軸

徒塵奈何作者與之共陳銘必應法壽必相親誄視可哀

序視可存乞言徵啟投逓沿門無與文字買菜積薪凡彼

應酬僕不敢聞

右戒應酬之文

續師說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豈特弟子之過哉亦爲師者有以致之耳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道之未聞業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則非師矣本無可師强聚道路交臂之人曰師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師習其句讀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授以藝術者之有其實也傳道受業解惑既無所藉於師則生不爲之憐死不爲之喪亦非過也遂以爲古之師弟子者皆然而使師之爲道出於童子巫醫樂師百工之下則是爲師者之罪也今世以無忌憚相高代筆門客張口輒罵歐曾兎園掌師搖筆即毀朱陸古人姓氏道聽未審議論其學術文章已累幅見於坊書矣乳兒粉子輕儇淺躁動欲越過前人抗然自命世無孔子不當在

弟子之列蓋不特耻爲弟子相率而耻不爲師吁其可怪
也若是則師之爲道人心之蟊賊也吾惟恐其傳也矣昔
者孫明復之爲師也以石守道爲之弟子執杖屨侍左右
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師弟子之禮若是其重也故
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爲苟無其
德寧虛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北
山可以爲師避師名而不爲其慎重如此義老而失學欲
求爲弟子者也諸君子徒以其久侍劉夫子而過情推奬
義其敢冒今世之無恥哉反昌黎之意作續師說以謝之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以來余之風波禍患若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即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之禍我謂曰中悔菴粤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覼於前泫然絫欷相對庶幾可以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即此一日之絫欷相對者天亦不欲以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曉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嫗蕘兒亦知其爲

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虔阡陌閒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訃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蹐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讖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刻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呂竹橋刻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寧可銷磨皇天后土

既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illegible]

張待軒先生哀辭 丙辰

待軒先生諱次仲字元岵浙之海寧人也年十八爲諸生訪周新之 希昌 於五洩尋胡玉呂 廷試 於螺螄山玉呂故王弇州上客一見爲忘年交讀書黃鶴山房危簷敗壁旁風上雨窮寒暑不輟天啟辛酉舉鄉試座主錢牧齋天下宗工以得先生爲喜而先生持論每落落不與之苟合至京師四方爭欲識面一日集山東宋華之寓不下三十許人皆知名之士先生疏畧無所瞻顧雲間潘殿虎謂其倨傲欲毆之江右朱子强彭城萬年少解之使去以安先生先生兩不知也先生好直言刺人過失無所隱避然主於忠厚以古道望人意不出於詆訶也魏里陳幾亭月旦人物謂先生不好名不妄言蓋陽城之流也性至孝父有怨

家先生恐其致害身學武藝能敵十數人見者不知其爲文弱士也少嘗割股愈母病撫接旋之先生曰此童稚無知事每一念及輙惶悚汗下況欲以是名之乎世變後僦居僧舍著易記詩記數十萬言春秋分傳及史傳未卒業年八十有八辭曰

嗟六經之奧旨兮猶射者之布鵠挽一人之矢兮不如衆人之弋獲自科塲之壞學兮舉一先生以縻百摩壘以自封兮唯阿不能以咫尺浙水曲於海昌兮生曇菴與待軒穿夫天心月脇兮窮老於經術之淵繙漢詁唐疏兮粹語録以爲箋余訪曇菴於龍山兮歎經笥之便便邂逅先生于語水兮儼衣冠之偉然雖離群索處兮時懷想夫二賢傳曇菴之易箋兮良愧心於磨鏡錫予以先生之十日

兮得登堂而將命星欲墜而芒寒兮松將摧而韵勁云求死而不得兮何吐辭之悲硬六經在天地而常新兮先生亦不以一死爲究竟所以慰心吾黨兮當與冥漠相輝映

嗚呼哀哉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雪從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羌變姓於傭保之間幸先皇之御曆兮大憝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下兮臨奸骨以爲醆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忠死之孤兒也雖紅日之昭融兮實魑魅之縈徒宦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爲車載柩兮獸幻而爲山都余反首芟舍兮念門户之榛蕪啓蘩苑之春花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胥樂兮寧窶數乎蓬蓽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乎腐朽者之風逐遂狺狺詈爲黨人兮禍復叢夫駿及彼兩京之顛覆兮曾不償孔壬之恩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罹此横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榜朝

堂而名捕兮園門閭以戈矛待變熊踏之熟兮寄命日影之晷兮無伏牀之泣兮友鮮複壁之收而乃避地於兮觀日月之出沒經亂礁之岸嶠兮想文山之竭蹶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羣之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光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若旦暮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嶐有還時兮今庶幾其復爾儼佛像於　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土之耳目兮祇崑塤而自疑晁雁嗳呷於鴻波兮島嶼之透迤也熠燿明滅於紅窓兮星宿之推移也何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疏行者往來其下兮每墮蕊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蘼而間諸凡島中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飛霧集市當空帆俄項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一鴻之所如兮

何地天之不通越長岐與䖂師焉兮乃夫方銷
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緯肆於東
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户能辨其眞贋華堂隔以綾幔兮月
夜而箏琶笙管之齊鳴余旣惡其侈汏兮日者亦言帝殺
夫青龍〔甲乙帝殺青龍不可東行見墨子〕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爲乎中
而那避地於萬山兮目覩夫霄漢絕村落之烟火兮支土
銼于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旦查棃瑣碎於
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偕樵蘇而相
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粉兮黃霧彌天杜鵑環岡兮紅
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憔悴處處哭聲
朝朝喪楮抱膝而歌萬里兮墓林紙錢又乘飈而突戾嚴
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聞鳥更將放筆而就寢兮

開户視夫中星斯時高岡之鹿下兮似老人且欵而且行旋繼之以猛虎兮風颼颼而屋瓦不寧習旣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淒清而其雪合空山兮黃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沒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鹿之搪挨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兹馨烈之豈達兮豈等級於酥醨限之以一垣兮疑至和於中庭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筭子鏗然悲屠龍之技兮僅世外之可傳恭將埋名與草腐兮不虞爲野火之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遲暮（陶有遇火詩）況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圃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彷依齋之易卦兮聊避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釋亡命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

之介兮齊呰譽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揵六枳逢蒿滿琴書肆荀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陽湖之蹟兮按黃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發其藍水二蘭絕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簡之紛如兮留久湮之秘圈鷄牧豕其間兮不辭爲鄉里之所鄙詎料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滙蚍蜉直欲撼大樹兮蜂蠆亦結而成隊僕區之法亡兮桑梓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竄於棄隅累故書之千餘兮歎家具之一車穢女孫之三孩兮因世亂而憐渠一室分爲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鷄犬圖書談文正之遺事兮猶彷彿乎牛屯九亭石屋之延連兮昔汝湖之所園也羌獨不得際於斯

時兮寧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宋亡邑之士人衰衣喙哭此寺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觀兮曾中流而擊楫挽墜日於虞淵兮恨此志之未捷雖同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留於灰劫相與指點殘陽之下兮無異蕁乎夢中之蝶蓋聞承平之父老兮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往而後復廹瘦叟而不免避地兮尚邅邅其何適亂曰採野葛以為糧飲之以鵑血兮結蓤花以爲佩美人復貽予以苦蘗兮彼桃李之艷陽阻風波而莫適兮苟前修之不爽又何庸歷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嘹亮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爰有弱草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菭蘚所不辭招蒐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鵑哭旦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況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虱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諠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壓莫

訢霜蘙誰憐雨刼穠粉染于㞑露酸〻心刃爲媚棄秋風宛轉原是哀蒐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曉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腹〻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若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之頓撼世方以爲盛叉何殊于菽草之萎涅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姸于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達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絶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巳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濵海之地不一玆獨當夫神宫也光恠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聾聵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韡韡三里七里勾股可攝於焉戎馬乘

城堞躞蹀白竊驪雨鬃風鬛巖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為樓也蹇產百尺城以鬼巧綺窗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為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畫屏茲特疊出以為章汪道者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尾參差門戸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變為城郭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喧闐何珠宮貝闕而以鹵薄宣驕其後幻為柒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為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

洋湧起寶塔四面勾欄七重鞾鞈華矚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鸚螺瓆碎末品大越丘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乃帆席未掛僧窓宴啟忽焉叢島逼塞孤峯魁峙疑異國之飛來登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蝣晷名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羣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郛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齟齬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蝄像之所不能作況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託也

南雷文案卷十終

南雷文案外卷

姚江黃宗羲著

錢屺軒先生七十壽序 己酉

錢漢臣學爲古文詞其初頃刻數百言無事不欲見之于文余懼其率也近頗矜慎而文亦波瀾推盪余喜其變也益兩年之中而漢臣之學之進如此漢臣年始二十餘此後寧復可量耶漢臣每見必問作文之法余所批選漢臣手抄殆將數尺其用志不可謂不篤矣余亦何敢不以聞於先生長者者不盡之于漢臣然漢臣求之于予不若求之其家先生之爲愈也所謂古文者非辭翰之所得專也一規一矩一折一旋天下之至文生焉其又何假于辭翰乎且人非流俗之人而後其文非流俗之文使廬舍血肉

之氣克滿胸中徒以句字擬其形容紙墨有靈不受汝欺也今先生以貴公子而代父當室所以加禮于三黨者往往爲人所難非卽其溫厚之文乎世人杯酒殷勤索報江湖先生羣從郡縣相望纍足不往三十年之貧老諸生奉身若處子非卽其小心之文乎忠介之難幾不能有其百口先生獨身當之無使滋蔓非卽其放贍之文乎漢臣欽承庭詔先河後海由是而發爲文章豈復影響勦說者所可幾及乎故曰不若求之其家先生之爲愈也余嘗定有明一代之文其眞正作家不滿十人將謂此十人之外更無一篇文字乎不可也故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見之一二篇者其文卽作家亦不能過葢其身之所閱歷心目之所開明各有所至焉而文遂不可掩也然則學文者亦學

其所至而已矣不能得其所至雖專心致志于作家亦終成其爲流俗之文耳錢虞山一生訾毀太倉誦法崑山身後論定余直謂其滿得太倉之分量而止以虞山學力識見所就非其所欲無他不得其所至者耳是余教澂臣以學其家先生者乃學文之篤論也某月某日先生七十誕辰同人相率爲壽余即書此言以上先生其有契焉否也

壽張奠夫八十序 辛亥

子劉子講學於證人書院夢奠之後虛其席者將三十年丁未九月余與姜定菴復爲講會而余不能久住越城念奠夫從先生遊最久因請之共主教事奠夫距城二十里而家每至講期必率先入坐書院以俟諸學人之至未嘗以風雨寒暑衰老一日辭也於今蓋五年矣八月十六日奠夫年登八十余爲同門之友不可以無言或謂五年之中時風衆勢不聞有所鼓動其故何也余曰此正奠夫之所不可及耳或疑之曰昔泰州盱江皆能於立談酬答之頃使士子感悟涕泣轉其機軸五年汝汝所講何事余曰嗟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爲洪水猛獸之害者非佛氏乎自窮禪者有祖師如來之變昔也有體無用爲空寂枯

槁今也有用無體爲機械變詐昔從事於昭昭靈靈謂不足以治天下國家今從事於悶悶鑠鑠且以之而亂天下國家故昔之爲佛者非直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則以佛在孔子之上是以佛攻儒今之爲佛者必先以闢佛之說號於天下而後彈駁儒者不遺餘力是假儒以攻儒魑魅罔兩接蹟駢肩而出沒於白晝之下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人心恒勝於怠先儒以持敬救之彼其言曰是有方所之學也人情日趨於動先儒以主靜救之彼其言曰此盤桓於腔子中者也彼以世之好夸也爲直接孔孟先儒不足法之言以迎之彼以世之不說學也爲窮理之學猶釋氏教典之言以迎之古之君子方矻矻挽之以所甚難鑿礦求金剖石取玉入璺相之圜揚觶而語盎勵有存者使

有人焉而導之以礦卽金也石卽玉也後生小子日汩沒於習染之中而忽加之以洙泗之名其爲說淺陋可以無假於學問奈之何不波蕩而從之故立談酬答之頃而鼓動者易爲力也奠夫守其師說不爲新奇可喜之論寧使聽之者嚼蠟無味旅進旅退於鼓動乎何有故曰此奠夫之所不可及也古今之人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周程張朱象山陽明不可不謂堯舜之徒也世方起而議其學術是不難非堯舜而是桀紂矣吾欲以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望之斯人且有不可塈乎張子能以先儒之說鼓動之乎劉伯繩嘗謂余曰士生斯世不求以吾身利天下苟吾身不爲天下之害斯已矣三復艮友之言余願與奠夫終身誦之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侊侊滿盈江湖莫不危舉藝文共矜華藻塲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鴈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輛自非闒茸闤闠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塡壓空艙外國人輙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禎一

輩之士老死畧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者竟不異虫讙鳥聒過耳已泯益不特鷃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綬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歛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啟禎間甲之又甚矣益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遡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

東甾翔霆跋桂戊申而後毎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輿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illegible]

陸汝和七十壽序 壬子

姚江慈水之交有烟火鎮曰藍溪岩巒攏秀水清冷如明鏡蓋四明之支麓多劉樊故蹟或者遂疑所謂藍橋自有神仙侶者即此地也元亡戴九靈與其徒慟哭流連於此山光水影尚有黯然之色今汝和陸先生居之峩冠方領翺翔於市人之中莫不指而笑之聚童子數十人研土硃授三字經千字文以度日市日出逢故人則肘之入舍沽酒痛飲晶壚脫粟盡歡而後去酒中亦時時道其生平過去之事慷慨泣下直欲起九靈而與之為友也蓋先生本富室板蕩之際曾參人軍事日在虞淵猶絙縢没水以隨考父流離異地嘗見瑞香五色徧滿山谷禽鳥啁哳皆非人世所有久之隱隱闐闐疑是人聲則水石相搏也徒手

歸來盡喪其田土五載間關成一窶人鄉里小兒窖有餘粟輒復傲之以所不如吾意先生自悔少年喜事念馬少遊之言不可再得便當讖舌終身耳叨叨舉似性豈人殊先生嘗過錢牧翁牧翁嘆曰東浙固多人物如汝和者魯人也三吳智巧豈少十倍汝和使之欲事汝和之事則不能矣於是四方之客過余者亦或過先生以爲舊物其爲當世所重如此余嘗觀宋時文謝幕府之士身塡滄海者無論矣其散而之四方者亦不負初心皆能潔然以自老程篁墩嘗爲遺民錄記之余與澤望拾遺其後殘編之不滅沒者尚不啻百餘屈指危亡事始一時名存身喪者固不讓於宋而概然記甲子蹈東海之人未幾已懷鉛槧入貴人之幕矣不然則索遊而伺闇人之顏色者也其逃之

方外者可謂勇矣而擿鼓上堂亦竟忘其始之何以爲是也自吾友沈徐汪巢數子而外可以登汐社之堂者寥寥益不數人先生豈非其一哉有篁墩者起知在所不遺向使先生而死文謝之幕下烈則烈矣何如以今日之所少者留之作一榜樣乎雖然自劉樊至今千百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而藍橋之名如故先生亦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將見青牛白鹿之士攀仙木而拾青櫺同一旦暮興亡之感亦可以釋然矣壬子歲除日爲先生七旬誕日二三知巳登堂爲壽濁酒瓦盆姑以此文代藏鈎之戲

壽徐蘭生七十序

白沙子謂名節者道之藩籬也程子亦云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道蓋道之未融謂之名節名節已融謂之道非有二也庸人視爲焦原雕虎矯世之具妄人蕩高山廣川使爲魁陵糞土溝瀆而飾細故以爲名矜非義之義以爲節是故名節之壞不在庸人而在妄人夫名節非關生死利害之際不可得見山谷曰平居無以异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今妄人置大節不論而好短長人之平居以是而言名節豈名節乎吾友蘭生先生與汪魏美萬履安巢端明浙中謂之四先生蓋皆有大名於時改革之際皆不赴公車抱道而不仕者也唐人之稱四夔以才浙人之稱四先生以節每當有司推選先生不行以危法

相中先生舉所佩帨以示之曰此我磬懸之具也數十年棲遲困辱壞褐破袍沛然滿篋王霸之畧汨沒於柴水塵土之中曾不知侮而歌聲嗷然若出金石嗟乎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其人歟當其初聞先生之風者未嘗不嗟嘆百鳥之孤鳳絳雲彩露不犯烟火年運而往世多械東宇宙可喜可愕之事變化實繁一寒餓無聊賴之老生浮沉閭里不足芥人耳目後生別出新意平地推瀾方遂槐黃而議所南之南向日理夏課而飾叚干之踰垣利害不臨安坐而欲以名節蓋過前人是張巳之總功禁人之咳嗽也豈通論哉先生之詩長於樂府嘗爲西湖竹枝詞以寓變衰之感流傳唱和彷彿鐵崖北里新聲松陰奕算談諧間作風流蔭於一座道之融否不可知要不失爲眞

名節也先生之祖受業於先王父太僕公令子于慶見余余亦以父執自處四世之交徐氏淵源於黃氏者如故而余以危葉衝風瀕於十死其不敢負庭誥者卽是不敢負交情也不揣鄙言其爲先生之所樂聞矣

陳夔獻五十壽序

今海內皆知甬上精綜六籍翺翔百氏危儒行標淸議一切誇誕骫骳之習擊去之今世誇誕骫骳之妄人累惡甬上終於不可親而止葢十年以來所稱魯衛之士必在甬上也嗟乎亦知其所以至此乎始陳子夔獻與同里十餘人然約爲友俱務佐王之學以爲文章不本之經術學王李者爲勦學歐曾者爲鄙理學不本之經術非矜集註爲秘錄則援作用爲軻傳高張簧舌大抵爲原伯魯地也於是爲講經會窮搜宋元來之傳註得百數十家分頭誦習每月二會各取其長以相會通數年之間畢易詩三禮方會之初立聞見之徒更口斬故鴟鼓害翼犬呀毒啄會者不懈益虔里中有以駡坐自喜勝流多爲所紬間出違言

夔獻大聲叱之揎袖將搏其人沮喪避去故凡僻經怪說
撼其會人者夔獻必析義秋毫懸痛以折其角益未幾而
同學益進不啻山鳴而谷應也向之靳故者皆懺舌嗟嘆
譬虫蝕木不知皮外更自有味耳雖然會中丹霄之價宮
羽移換而夔獻棲遲長資彈壓年至五十未名爲老曹瞞
之言豈足爲信或者遂疑邁軸之疾未易消除則稱年於
夔獻非志士之所欲聞也此亦何視夔獻之淺乎志道德
者不屑於功名志功名者不屑於富貴藉富貴以成功名
其功名爲邂逅藉富貴以談道德其道德爲虛假天生豪
傑爲斯世所必不可無之人本領濶大不必有所附麗而
起一片田地赤手可以製造無論富貴與不富貴皆非附
麗也夔獻以一諸生旅見學宮揖讓於博士之前有何氣

力不及十年而能轉淅河東黃茅白葦之風槩使之通經學古淅河東豈少富貴如麻竹者皆俯首帖帖而不敢與爭是無所附麗之效也方今天下多事不可無藝獻藝獻亦安能悠悠於薖軸乎恐不免耳安石之言將無同

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

余友石濤滄柱之家先生歲戊午爲八旬兩兒謁文於余以爲壽其誕辰在五月余留省下不得登堂修敬秋七月石濤書先生之言行來先生少受知於學使鄒嘉生黎博庵有聲於場屋甲申以後罷科舉不赴幅巾野服巍然爲鄉黨祭酒衣冠廣席必援前言往行以助談柄大略不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先生之論未嘗同於俗人也三十年以來後生欲聞隆萬間人物風俗學問不可復得猶幸先生張此聞兄之路石濤滄柱承順嚴訓服食古聖人之道晝夜淬礪聲譽殷然爲江湖聞人而滄柱爲當今選家第一通都大邑窮鄉村校皆家有其書先生不以爲喜嘗曰人心至靈無微不燭若或駕虛鶩僞盜竊名譽即

為得罪名教夫石濤滄柱所謂道溺於中而襮之以藝者也先生尚不欲具名過如此因念昔日交游之為選家者吳門則張天如楊維斗許孟宏江上則吳次尾劉伯宗武林前則嚴印持聞子將後則張天生金沙則周介生江右則艾千子張爾公閩則余賡之陳道掌一時為天下所宗幾於三君八俊其他傭食於坊社者蓋以百計不過爝火螢光之自為滅沒而已諸君雖介生為黨人所錮或以節義或以著述持清議而廣聲氣期之後世雖有著有不著要不可謂純盜虛聲者也然推其所以成就顧不在區區時文之美惡耳千子以時文為不朽之具震而矜之為有識者所笑方今滄柱之名不下於余所稱引諸君亦以湛心經術墨守庭誥故文章風韻主盟於當世而無愧不然

今之傭食於坊社者即昔之傭食於坊社者也徒欲譸張弔詭於其閒拾千子之餘唾寧知經史子集之外又有一種東鄉紙尾之學哉此即先生所謂盜竊虛名得罪名教者也唐宋以詩賦取士其時甲賦律詩當不減近日時文之汗牛充棟今已化爲野馬塵埃不知焉往夫時文亦若是而已矣然頗疑其久而不變古今制度云爲未有經五百年者自宋神宗罷詩賦帖經墨義以後一意時文即稍有變更旋復如故於今葢六百一十餘年矣未有如是其力之健也乃先生不赴場屋不出三十餘年而時文頗爲黃金所絀坊社即極力以張之顧有所不能使先生再觀數十年時文能保其復健乎然後知子子咕咕以爲不朽者即盜竊名譽亦不可得也

張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辛亥

應酬之文知文者所不爲也頌禱之詞此應酬之尤者然震川於壽序雖置之外集而竟不能廢者何也顧壽序如震川而可以應酬目之乎余文豈敢望震川而不欲爲應酬之文年來刻啟徵文塡門排戶不異零丁榜道余未嘗應之一二共學之友松欣栢悅豈得無情一年之中壽序恒居二三蓋卽籍以序交情論學術與今所應徵啟文詞不類苟非吾共學之友顧何當於華堂之黼黻而命之乎辛亥四月二十六日靈寶使君夫人六十誕辰吾黨以其文見屬夫人爲吾友張瑩薦之母陳介眉妹氏之姑又不可以辭也嘗觀古今學術不能無異同然未有舍體而言用者所謂體者理也宋儒窮理之學可謂密矣姚江尚疑

其在物爲支離而歸之未發之知以爲宗旨文定公淵源於羅整菴與姚江議論不合其學在有明爲别派而其議論以靜虛爲本事物未交收斂至密求放心之說雖濂洛不能易也姚江未嘗言用而其事業非捧土揭木者之所能爲文定公未嘗言用而鑒達治體事該畢國靑史不可沒也棒喝交馳飛箝雜出於是天時人事相趨而求所謂爲用居其位者以不任事爲明哲以闒通苞苴爲經濟其屈曲千成敗之間以寓提丸不濡手之能者則世方視其進退以爲天下之安危而江湖熟軟之士亦且大言撼貴人之門徒手搏食以爲智嗟乎此固履綈竊鈎之常習一闤之市莫不皆然本無所爲學術行之旣熟遂取而緣飾之以爲後世之名是故昔之講學者其言如是其行未必

如是其心畏今之講學者其行如是而後其言如是其心無忌憚無體有用之言其禍若是之烈也文定公以來今且五世使君吏治飾以經術夫人闡德煒於彤管而三子親師取友文譽沛然文定公之澤葢方張而未艾也吾聞文定公母夫人年九十餘文定公宦轍所至必御板輿以往壽觴舉慈顏和璧薦能世其學以變今之習則所以壽夫人者亦猶之昔日矣

范母李太夫人七旬壽序　壬子

范國雯至自京師值其母李太夫人七旬誕辰三月初七日同學諸子修登堂之禮命余以文先之余曰吾聞昔之求文者齎貨幣貰舟車必至館閣得之以爲覩榮館閣者文章之囿也今豈無以文載道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者乎國雯居京師兩載以國雯之聲名爲公卿所倒屣何難得之卽不然京師者天下之才藪也文士馳鶩談藝揚聲者多於管絃嘔啞國雯過交其人豈無斐然懷作述之思者乎國雯忻然曰上之吾不聞下之吾未見也夫文章之權自宋元以來盡歸館閣其僻固而狹陋者散在江湖明初館閣之體趨於枯淡然體裁不失天下猶莫之不宗成弘之後散而之於縉紳各擁其權而館閣始爲空名矣

嘉隆間縉紳亦不能盡收散而入於韋布。然韋布崛起之士未有不藉縉紳而顯自萬曆至崇禎舉世陷溺于場屋縉紳之爲讀書種子者絶而淪劍甲子之餘。猶能驤括遺聲。所謂館課試錄之出自館閣者不惟不足爲法且以之爲戒矣。聞之鄭禹梅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出于幙客者以割裂爲修辭出于經生者以膚淺爲大家雖分路揚鑣曾何與文章之事乎。天尾旅奎館閣江湖同一寂寞不知此權將復誰寄國雯起自東海與其徒酙酌六經參攷衆論深明古今治亂之故溢而爲文非復世人模擬所及蓋浸浸乎未有止也此豈草野人物潤色皇猷當必有待館閣文章之權將見自國雯而復宜乎今日之爲文者皆非國雯之所欲也吾聞太夫人竝事兩姑皆得其歡心撫育

諸子有均一之德就令太史書之可以無愧同非以館閣一文爲槃者比比日執爵而登堂者皆與國雯同爲古文多。天下之才士其讚誦之辭當不如余之蹇乏又何彼衰而此盛也

施恭人六十壽序 甲寅

自摯仲治撰文章流別集其中諸體唯序爲最寡見之文選者止九篇耳唐宋而下序集序書加之送行宴集稍稍頗矣未有因壽年而作者也至元程雪樓虞伯生歐陽原功柳道傳陳衆仲俞希魯集中皆有壽序亦文體之一變也歸震川所作壽序不下百篇然終以其變體不古置之外集近日古文道熄而應酬之所不能免者大槩有三則皆序也其一陞遷賀序假時貴之官階多門客爲之其一時文序則經生選手爲之其一壽序震川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之蓋今之號爲古文者未有多於序者也序之多亦未有多於壽序者也其多之所以至於如此者求文之家不識古文詞爲何物無所差擇不過以爲誇多鬬

靡之資郎相如子雲之作豈能與李蔡劉屈氂爭其輕重乎南州李太虛云吾大索海內但得四君子之言爲吾親壽於願足矣其人則華亭陳仲醇山陰王季重閩曹能始竟陵譚友夏也四人者余得交仲醇季重仲醇似陸魯望而傷於纖巧能始博而雜要當以其人重友夏雕刻粗淺季重諧而俗余嘗與萬履安山行不數里輙困余靳之曰當罰讀遊奐（季重所著）一過故錢牧齋之評四君子皆有貶辭雖不無過當大抵非古文之正派也太虛有意於差擇矣而其失復如此且其文苟足傳即一人已足又何必至於四哉去歲老母八旬交遊之作書得范陽孫鍾原一言然亦以其人足重而余先時之所注意者在吾友鄭禹梅之文禹梅薄遊在外不果作今八月初六日禹梅之母施恭

人六十誕辰以其序見屬余文豈能過禹梅乃禹梅之注意則與余同恭人爲禾從縣令之孫女總戎二華公之姪孫女其姑卽總戎之女也婦姑之慈孝著聞郡邑當平子先生風波之際恭人者定震驚卒使家室宴然以爲故國之命婦當世之文母如恭人之賢卽使横目二足之徒交口誦之亦爲實錄余故不辭而序之

南雷文案外卷終